

试用三个平面理论透析量词“群”“伙”“堆”

刘婷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30000)

摘要:“群”“伙”“堆”是汉语中典型的非定量集合量词, 具有共同的逻辑意义, 都表示不定量个体的组合, 属于近义量词。本文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考察, 通过语料分析总结三个量词和其搭配名词的语义特征, 运用三个平面理论比较三个近义量词在语义、句法、语用等方面存在的异同。

关键词:量词; 语义; 句法; 语用

中图分类号: H146.2 **文献标识码:** A

量词是汉语中特殊且广泛运用的一类词, 数量众多, 用法繁杂。“群”“伙”“堆”是汉语中三个非定量集合量词, 非定量集合量词即指把计量对象作为群体事物来计量。^[1]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八版当中, “群”“伙”“堆”作为量词的释义分别是“用于成群的人或东西”“用于人群”“用于成堆的物或成群的人”。“群”“伙”“堆”是近义量词, 近义量词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量词所表量的相近或相似的事物或事件, 近义量词的语义相似, 但是它们的所指范畴、语义色彩和用法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细微的差别, 近义量词的区分主要受与其搭配的名词的语义限制。^[2]

20世纪90年代以前, 关于不同名词搭配不同量词的问题, 一般认为是社会文明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 名词与量词之间并无直接的相关性。随着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兴起, 学者们发现, 名量搭配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理据性。“从理论上讲, 一个名词可以有若干个量词供其选择, 从而形成‘量词选择群’, 反之, 一个量词也可以有若干名词与之搭配, 从而形成‘名词组合群’。两者相互交叉, 又形成‘双向选择组合网络’。”^[3]在名量结构中, 名词起着主导、制约作用, 本文以北京大学语料库(即CCL)所检索的相关语料为研究基底, 以动态视角研究量词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互相选择的关系, 分析两者语义特征, 从而比较量词“群”“伙”“堆”在标量范畴、句法功能、评价意义三个层面的异同。

1. “群”“伙”“堆”的语义特征

“群”“伙”“堆”三个量词语义特征相近, 包含数的意义, 表示“多”, 因此其后通常选择不定量聚合名词。在一些数量名结构中, 三个量词可以互换而不影响语句的概念义表达。如数量短语“一群人”, 说成“一伙人”“一堆人”, 三个数量名结构的表达都准确输出人数若干的信息。从表意角度讲, “群”“伙”“堆”三个量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用。但是, 可以说“一群动物”, 却不能说“一伙动物”; 可以说“一堆意见”但不能说“一群意见”, 也不能说“一伙意见”。可见, 三个量词在标量范畴即指称对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量词对于后接名词的选择, 与它们的语义基础有关。“一般来讲, 单位词· · · · · 也就是它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的本义引申而来的”(王力1980)。^[4]几乎所有量词最初是由其他词类发展而来的, 最后语法化为量词。同时, 其原始语义的滞留会影响它作为量词时选择不同的名词, 被选择的与量词语法化前的本义具有某种逻辑关系, 两者具有双向制约性。

“群”作为量词, 用于成群的人或东西, 最初由名词发展而来。“群”为会意兼形声字。从字形上看, 由“君”和“羊”组成。羊, 生物习性好群居, 羊群一起行动时, 通常会有一只羊在集体中起到领导作用, 即领头羊。作为形声字, 字采“君”声。作为会意字, 兼采“君”统治者意, “群”本义即“羊群”。如《诗经·小雅·无羊》中“谁谓尔无羊, 三百为群”。

“三百为群”即三百只羊是一群羊。经过相似引申，“群”指称范围扩大，用来指称包括人和其他各种动物在内的动物集合体。段玉裁道：“羊为群，犬为独，引申为凡类聚之称。”据段注可知，“群”除指代人的集体概念，后引申可指称其他事物的集体。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系辞上》）。

认知语言学认为，量词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实际上是它对名词性成分代表的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反映。^[5] 同义关联是量词语法化的重要手段。要进入包含量词“群”的数量名图式中，表达集体概念，那么集合名词所指称对象要与“群”本义或引申义所指相同。“群”语法化后，作为量词所选择的名词对象与其本义和引申义同义，“群”后面可以有三类名词性成分：指称人的名词、动物名词、事物名词。该三种名词性成分皆属于“群”标量范畴的成员。

- (1) 小说写一群积极的入世者——谋求救国救民的戊戌志士们，为什么却以寺庙这么一个本该很清静、很出世的地方为线索，还都让他们和这个寺庙有很深的渊源，甚至宿命般的关系？
- (2) 例如，一种地理系统可能包含着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又可能包含着社会系统，如一群蚂蚁、一个狼群、一个人类聚居地等。
- (3) 72 小时后出现完整的囊胚腔，腔的一侧，集中有一群细胞，此即内细胞团。

量词“伙”同样可以表达集体概念，但是由于其本义不同，所以量词“伙”的标量范畴与“群”不同。量词“伙”是由名词“火”发展而来，“火”为“伙”的异体字。“火”原指古代兵制，《新唐书》中记载“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同火的人互称火伴。“伙”本义具有数量意义和集体概念，语法化后，作为量词所选择的名词对象与其本义相同，后面只接指称人的名词。

- (4) 村民们人多势众，面对枪口并不怕，倒是更加肯定这是一伙乘夜打劫的刁徒。
- (5) 哪知道才到咸阳，派出的宦官和县令都已经逃了。唐玄宗一伙人走了半天，没有人给他们送饭。
- (6) 原来，两伙民工在站台上发生口角，不一会便动起手来，其中一人拔出携带的蒙古刀将两位民工刺成重伤后想逃走，没想到还没跑出站台就被小罗抓获，前后不到几分钟。

《说文解字》释义“堆”为“小阜”，即小土丘。“堆”由本义引申出“堆积之物”和动词义项“堆积”，表示事物积聚累叠。与“群”“伙”不同，量词“堆”由动词“堆”转化而来。“堆”是指人使事物积聚累叠，利用动作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将动词“堆”转化为量词“堆”，用于计算成堆的人或事物。“堆”作为量词，最早出现在唐代，主要是对一些锥形形状的具体事物名词进行选择。如《敦煌变文集》中“舜子闻道修仓，便知是后阿娘设计，调和一堆泥水。”明代以后，“堆”的数量名词图式扩展，具有聚集性质的上位范畴名词进入图式，如“盆边七八堆采物，每一美女面前一堆，是将来作注赌采的”（《二刻拍案惊奇》）。“堆”与“群”“伙”比较，除了普通名词外，它能接抽象名词。“堆”对抽象名词的选择也是图式扩展的结果，是由具体范畴扩展到抽象范畴，形成新的图式。其扩展动因是隐喻：抽象事物的累积聚叠和具体事物的累积聚叠具有相似性。^[6] 因此，量词“堆”范畴成员有事物名词、抽象名词、指人名词、生物名词。

- (7) 一般老百姓听到“审计”这个词，可能最先联想到的，是一群穿着制服的人，紧张地翻看着一大堆资料在查问题。
- (8) 这次是他几经劝说，领导才同意云云……一堆套话下来，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 (9) 杨军走了进来，灯光给一堆人遮住了，屋子里黑洞洞的，大家没有看到他。
- (10) 直接对一堆水果进行分析是很困难的，你可以将水果分成苹果和桔子后再进行分

析，也可以将水果分成新鲜的和腐烂的之后再进行分析。

(11) 把青蛙关起来，面前放一堆死苍蝇，结果它连看也不看，竟活活地饿死了。

“群”“伙”“堆”语法化的重要手段就是语义相关性。“群”“伙”由名词发展而来，量词“堆”由动词发展而来，都属于借用量词。量词原来的名词或动词义会制约着它对名词的选择，借用对象和量词语义具有共同语义成分，三个量词由于基础语义的差别，会导致后面所选择名词对象的差异。名词“群”本义主要表达集体概念，具有类的意义，因此它作为量词时通常与表人、事物、动物的名词互相选择。名词“伙”本义只与“人”发生关系，它作为量词时后只接指人名词。量词“堆”保留本义“堆积聚集”义，符合这一性质的就可以接受量词“堆”的选择，有事物名词、抽象名词、指人名词、生物名词。

2. “群”“伙”“堆”的句法功能

从句法层面分析量词“群”“伙”“堆”的异同，主要着眼其句法功能，即三个量词的结合能力和在句法结构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

2.1 定语

量词一般不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而是和数词和指示代词组成数量短语和指示短语作定语修饰名词，做主语定语或者宾语的定语。

(12) 年希特勒发迹的地方，一群人热衷于自己花钱，一本正经地穿上纳粹军装，做出行纳粹军礼的姿势，和本城一个长相酷似希特勒的人热情合影。

(13) 有一人认为测量标志断了他家的风水，纠集一伙人把标石连根拔掉。

(14) 原以为处理这堆垃圾很简单，一个上午可以弄干净。

例(12)中“一帮人”充当句子主语；例(13)中“一伙人”充当句子宾语；例(14)“这堆垃圾”充当句子宾语。值得注意的是，“群”“伙”“堆”三个量词和数词“一”组成数量名短语充当句子宾语时，即充当宾语的定语时，“一”可以省略。

(15) 突然一阵咯咯的钉子皮靴声，街上来了群鬼子，端着发亮的刺刀乱叫，喝醉了酒的发红的眼睛在四下巡视。

(16) 他们的儿子和未婚妻由温州返乡，刘少屯领伙人毫无缘由，拉到路边就打。

(17) 就这么不可预测，就是因为生孩子，就这么一件事儿，就出了堆问题，后边一系列的问题。

在古汉语中，数词“一”常常习惯省略，这个语用习惯在现代汉语中叶延续下来。数量名短语充当句子宾语时，数词“一”常常省略。例(1)中宾语的语义重心在“鬼子”，强调来的对象。量非强调成分，同时其本身包含数的概念，表达单倍量，出于语用经济原则，数词“一”常常省略。当“群”“伙”“堆”三个量词和数词“一”组成数量名短语充当句子主语时，即充当主语的定语时，数词“一”不可以省略。如例(3)，“一”在结构中表示强调，用“一”来突出主语，因此通常不可以省略，量词只有跟数词组合成数量短语和名词一起才能充当主语。

量词一般不单独充当句法成分。当表示人或事物数量众多或种类繁多，量词以重叠形式表示这种意义时，可以独立在句子中作定语。

(18) 三五个山里的孩子，攀在洞中山梁的大岩石上，对着洞壁发出“哟嗬、哟嗬”的吆喝声，惊起群群燕子绕洞壁盘旋嘶鸣，

量词与数词一组成的数量结构也可以重叠，“一”+重叠量词，如“一群群”；“一+

量词”结构重叠，如“一群一群”。这样的重叠形式也表示“众多”意。

2.2 “数+形+量”结构

“群”、“堆”“伙”可以构成“数+形+量”结构，在数量结构中加一个形容词来修饰量词。“群”、“堆”“伙”都是不定量包含数概念的量词，因此性质形容词“大”和“小”能够修饰“群”“堆”“伙”。

(19) 他问我测试在哪里举行，我看得出他还想问我点别的什么，但那时来了一大伙人加入到我们当中。我感觉他有些紧张。

(20)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

(21) 当别的老人都爱呆在家中颐养天年时，她却总是给自己揽下一大堆事情，从不让自己空闲下来，并美其名曰“生活健美操”。

“群”、“堆”“伙”后接名词的特征，体现出该量词具备空间性、物质性、描绘性，用于描绘事物所呈现的成组成群的状态，具有程度意义。同时，量词后接名词可以被进行计算数量的多少，因此可以受到形容词“大”和“小”的限定修饰。“一大伙人”“一大群记者”“一大堆事情”，这些结构中的形容词语义都是指向量词，对于量的多少进行具象表达。

2.3 “数量名”结构之间是否可以加“的”

“数量名”结构中一般不可以加“的”，但是有些却可以。王勇（2006）认为数量词和名词之间是否加“的”，一方面取决于量词自身的一些语法、语义特点，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量词在语义上跟数词、名词二者中谁结合更紧密。当量词与数词语义上结合紧密，以表示名词的数量时，一般该结构中可以加“的”；当量词和名词结合更为紧密，主要对名词起限定、描绘作用而不是重在计量，则该结构中不可以加“的”。^[7]“群”“堆”构成的数量名结构可以加“的”。

(22) 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23) 梁诗洛组里出了一个空缺，她把手上的应聘者筛选了一遍，左挑右选，一晃大半个月过去了，看看年底一堆的活儿实在不能再拖，才相中一个小姑娘。

“群”与“堆”作为量词，语法化程度很高，是典型的量词，比起后面所修饰的名词，在语法和语义上，它们更附着于前面的数词。形式关系是意义关系的临摹。“一群的子女”与“一群子女”相比较，前者中“群”的意义所指重心在数词“一”上，强调数量。后者“群”的意义所指重心在名词“子女”上，强调对象“子女”。集合量词与数词“一”组成数量结构修饰名词中间插入“的”时，人们不但关注该名词所表示人或事物的整体外形或功能，且更关注其内部个体，将焦点放在所修饰的名词的内部个体上，表示主观大量。

“伙”作为量词，图式能产性不强，语法化程度不高，后只能接指人名词。其义本指“十人为一伙”，专指称人的集体，可知“伙”与后接名词关系十分紧密。量词“伙”主要对后接名词起限定作用，因此“伙”构成的数量名短语中间不可以加“的”。

3. “群”“伙”“堆”的语用意义

“群”“伙”“堆”三个量词在语义特征上具有共通性，可以用来表示“多”的概念义，但三个量词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语用价值、语用信息不尽相同，这往往体现着说话者的主

观表达意向。三个量词会服务于说话者意图传达而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不同的修辞效果和评价意义。

量词作为汉语的一种固有特征，不仅是一种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也是一种独特的修辞现象。很多量词都凝聚了使用者对事物性状、性质的认识，体现了人们在认识事物和描述事物时的心理和态度，往往结合着一定社会的文化背景，反映出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的独特魅力。我们以量词后接指人名词充当句子主语来分析三个量词所产生的不同修辞效果及其感情色彩。

(24) 9月21日，一群人聚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港口城市拉包尔的机场内，准备撤离该地。

(25) 据目击者称，一伙人洗劫了曾被伊拉克政府用来接待贵宾的拉希德饭店，用15辆汽车拖走了饭店里的家具、地毯、电视机等物品。

(26) 旁边一堆人已摘下面具，人人多少都挂了彩，个个都吹胡子瞪眼的。

“群”“伙”“堆”能够对名词起到摹状效果，能加以具象描绘，突出事物的本质及其特征。“群”是指以个为单位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是自主组成的无序组合。如例(1)中，一群人聚集，是自发的聚集行动。当说话者使用量词“群”表意时，通常有“类”的概念，侧重表达其整体性，因此“群”在具体语境中可以表达褒义、中性、贬义几种评价意义。“伙”修饰的表人名词在某种关系上比“堆”、“群”更紧密，侧重表示一群人凑成一个紧密的群体。

“伙”后面一般接表示不正当身份的表人名词，具有贬义色彩，有时还可以通过语境获得贬义。“群”“伙”由名词发展而来，具体地显示了事物的情状。量词“堆”通常用来表示无秩序的人群，给人呈现一种随意堆砌，散乱的意象，内部成员离散性较强。“堆”由动词发展而来，富有动感的量词的修辞作用，使其动态过程也有所展现。由于杂乱无章的意象呈现，使得“堆”的使用也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

4. 小结

从语义特征上来看，通过对“群”“伙”“堆”三个量词词义历时演变的考察，量词的语义基础会影响其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决定其标量范畴。从句法功能看，“群”“伙”“堆”通过重叠或者与数词、指示代词结合在句中主要做定语。三者有量的大小，都能接受形容词的修饰，这与量词的语义基础有关。量词语法化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它所构成的数量名结构是否能插入“的”来侧重表达所修饰名词的内部个体。从语用意义上来看，“群”“伙”“堆”语义基础的不同，会导致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同时渗透着说话人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其使用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可见，“群”“伙”“堆”语法化过程不仅是由实词演化为虚词的过程，而且也是语用意义被形式化和语义化过程。

参考文献

- 【1】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259.
- 【3】 邵敬敏.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J].中国语文,1996,(3).
- 【4】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6】 宗守云.试论量词“堆”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J].南开语言学报,2007(1).
- 【7】 王勇.数量词+名词”与“的”[J].社会科学家.2006(1)

Try three plane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quantifiers "Qun", "Huo" and "Dui"

Liu Ting

(Hu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angsha / Hunan, 430000)

Abstract: "Qun", "Huo" and "Dui" are typical non-quantitative collective quantifiers in Chinese, which have a common logical meaning. They all represent the combination of non-quantitative individuals and belong to similar quantifi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summarizes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quantifiers and their collocation nouns through corpus analysis, and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emantics, syntax, and pragmatics of the three similar quantifiers using three plane theories.

Keywords: Quantifier; semantics; syntax; pragmatics